

电影剧本叢書

沙漠裡的战斗

王 玉 胡 著

藝 術 出 版 社

电影剧本丛书

—— 社 编

沙漠裡的战斗

王玉胡 著

艺术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沙漠里的戰鬥

王玉胡 著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區舊城根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1) 字數：46千
開本 $31\frac{1}{2} \times 43\frac{1}{2}$ 印張 $2\frac{11}{16}$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印刷

印數：0001—7500

定價(元) 0.20元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寫的是一支久經鍛鍊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在轉入了生產戰綫以後，組成了一支勘察隊，為幫助兄弟民族建立幸福生活，在大沙漠和雪山中艱苦奮鬥、探索到水源的故事。他們響應着黨的号召，在新的戰綫上，以英雄的姿态改造着自然。他們不僅是一支久經鍛鍊的戰鬥隊，同時也是生產戰綫上的生力軍和突擊隊。他們以頑強的精神，忘我的勞動，使沙漠變為良田，創造着歷史的奇蹟。

天山北麓的曠野已經封鎖在深厚的冰雪裏。狂風捲着雪粒像潮水似的在地面上長跑，乾枯的駱駝刺和芨芨草急速地迎風搖擺着。在這不安的大海般的雪原深处，隱約出現了一個黑點，這黑點慢慢擴大開來，原來是一輛“爬犁”①在奔馳。

爬犁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師司令部偵察科長楊發，一個是飼養員老朱。他們穿着笨重的老羊皮大衣和高筒毡靴，風帽的邊沿、眉毛以及老朱的鬍鬚上，結了絲絲縷縷的冰霜。老朱抖動着繮繩不停地吆喝着馬匹，可是楊發仍有些焦急地喊着：“快！快！……”

兩匹壯馬拖曳着爬犁，踏着均勻的步伐在飛奔。爬犁像乘風破浪的快艇似的，滑過雪坑，越過雪丘，冰雪飛濺着閃到兩邊，兩旁景物像影子一樣向後奔跑，深厚的積雪上留下兩條長長的滑板的痕跡。

師部營房的廣場上拥挤着人羣。軍樂隊在吹奏着輕快的曲子，人羣一片歡騰。從軍樂隊上空的紅布橫幅上

① 即雪橇，新疆俗稱爬犁。——作者

可以看出，人們正在欢送着一批調往空軍去的同志們。幾輛坐滿了人的大卡車開動了，車上車下的人都紛紛揚起手來搖晃着，喧嚷着。

爬犁進到冰雪覆盖的馬車路上，一羣寒鴉正在馬糞裏搜索着食物。爬犁衝了過來，寒鴉驚叫着剛剛飛起，爬犁便嗖地衝了過去。轉眼的工夫，寒鴉又從空中超过了爬犁。可是當牠們剛剛落到馬車路上，爬犁又衝了過來，牠們又不得不驚叫着飛跑了。

爬犁駛進師部營房的廣場，廣場已經空蕩蕩的了，只有楊發的通訊員小朱迎面跑來，他不等爬犁停住便焦急地說：“科長！你怎麼才回來！人已經走啦！”

“走啦？”楊發說着跳下爬犁。

小朱：“剛走。”

楊發失望地嘆口气，他顯然是覺得來遲了。

小朱：“張政委還沒走，聽說空軍準備派飛機來接他。”

“唔，”楊發像是又有了些希望。

師政委正往一口箱子裏裝着東西，房間裏有些零亂，一看就知道他是在整理行裝。

楊發走進來，張政委放下東西，高興地說：“唔，你回來得正好，正準備打電話向你告別呢。”

楊發沉着臉，一句話也沒說，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悄悄地坐到沙發裏。

張政委：“怎麼啦？這麼不高興？”

楊發：“為什麼別人都能走，偏偏把我留下？”

張政委：“噢，為了這個。”

楊發：“難道空軍不需要偵察工作？還是我不够條件？”

“你先別着急，”張政委說着在楊發身邊坐下來。

楊發：“政委，你還是別給我解釋什麼吧。要是你覺得我楊發還有點用處，你就把我帶走吧！哪怕叫我修飛機場，擦飛機翅膀，只要沾一沾現代化的邊兒，你叫我幹什麼都行啊！”

張政委不由得笑道：“看，還是這麼孩子氣，工作還能這樣挑挑撿撿的嗎？要是都到空軍去，這裏怎麼辦？收攤子？”

楊發：“難道這裏就缺我一個人？”

張政委沉默一會，說：“現在也不妨告訴你，你看，一些主要幹部幾乎全抽光啦，就剩下師長一個人。你當過師長的警衛員，對他知道的很清楚。他和別人爭過幹部嗎？從來也沒有吧？如果師長指名把你留下，難道我能硬把你帶走嗎？”

“唔，原來是這麼回事，”楊發恍然地說。

張政委：“是啊，你只要替師長想一想，你會同意

留下的。”

楊發：“不，我能給師長什麼幫助呢？”

張政委：“怎麼會沒幫助呢？師長既然指名留下你，就說明他很需要你。我看不要再胡思亂想啦，啊？”

“你既然不答應我，那我找師長去談談好啦！”楊發說着匆匆走去。

“楊發！楊發！”張政委喊了兩聲，但楊發頭也不回地走去了。

師長伏在寫字台上不停地吸着煙。他的愛人趙大姐走過來，說：“少抽點吧，醫生不是警告過你。”她說着把滿滿一煙灰盒的煙頭倒在痰盂裏。

師長並沒有注意趙大姐的話，他用鉛筆輕輕地敲着桌子自語着：“都走啦！走吧……”

趙大姐：“老說這個幹什麼，誰能沒個調動。”

師長：“不同啊！除了部隊整編，我還沒經過這麼大的調動，離開幹部我一个人能幹什麼呢！難哪！……’

趙大姐：“這怨誰呢，調動以前上級不也徵求過你的意見，讓你指名留一些幹部嗎？”

師長：“是啊，我自己也覺得有些怪呀。我留下搞生產沒什麼可說的，可是從心眼裏總願意叫別人到空軍去。也許是當兵當久啦，總捨不得自己的本行。”

師長的兩個孩子跑進來。

女孩：“媽媽，叔叔們都走啦，咱們为啥还不走哇？”

男孩：“爸爸，你不是說我大了叫我開飛機嗎？叔叔們不是去開飛機嗎？”

女孩：“爸爸，你不是說帶我到北京見毛主席嗎？怎麼还不走哇？”

男孩：“爸爸，你怎麼不說話呀？”

孩子們糾纏着師長，趙大姐見師長的心情有些煩躁，急忙把孩子們拉到自己身邊，說：“好孩子，不要鬧，咱們不走。”

“不走？”兩個孩子驚奇地問着。

趙大姐：“不走，這兒好。”

女孩：“不！媽媽！我要走！我要見毛主席！”

“走！走！走吧！真是發瘧疾，把你們也給傳染啦！”師長有些暴躁地說。

兩個孩子悄然無聲了，他們有些恐懼地靠在母親身邊。

這時楊發走進來，趙大姐趁勢向受了委屈的孩子說：“你們看，這個叔叔不是也不走嗎？”

孩子們向楊發跑過去，問着：“叔叔，你不走？”

孩子的追問把楊發弄得很窘，他支吾一聲走到師長身邊，兩個孩子有些奇怪地望着他。

師長：“你怎麼回來啦？各團都走遍了嗎？”

楊發：“沒有，回來想談談我個人的問題。”

趙大姐：“爸爸和叔叔有事，咱們走吧，嗯？”

趙大姐把兩個孩子領走以後，師長說：“怎麼？也想走嗎？”

楊發：“把我留下有什麼用處呢？”

師長：“照你這麼說我也沒用處啦？”

楊發：“我怎麼能和首長比呢？”

師長：“首長怎麼？首長比你特別？虧你还是部隊長大的，一個指揮員離開幹部和戰士能打仗嗎？”

楊發被訓得一聲不語了。

師長沉默一會，比較緩和地說：“現在說起來你也算這個部隊裏的老同志啦，跟它同過甘苦，共過患難，你想想看，我們部隊打過敗仗沒有？”

楊發有些不摸頭腦地看師長一眼，說：“沒有。”

師長：“那麼在生產戰綫上要不要保持部隊的光榮？”

楊發：“怎麼不要呢？”

師長：“靠什麼？靠我一個人？”

楊發又一聲不語了。

師長：“好吧，如果你一定要走，我並不想用命令留下你，趁張政委還沒走，你找他去談談吧，就說我同意你走。”

楊發反而猶豫起來。

師長：“不要難為情，去吧。”

楊發陷入強烈的矛盾中。

師長：“嗯？怎麼？”

楊發：“那我還是留下吧。”

師長：“想通啦？”

楊發有些勉強地說：“想通啦。”

師長：“好吧，也許你一下轉不過彎來，可是你慢慢就會知道，我們也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部隊，一支現代化的農業部隊。不過我們的武器不是飛機大炮，而是拖拉機和康拜因！我們的作戰對象也不是敵人，而是邊疆的大自然！”師長說着興奮起來，師長這種豪放的類似戰鬥動員似的姿態，在楊發看來是熟悉的，親切的，他望着師長微微地笑了，可是師長卻故意做出生氣的樣子說：“你笑什麼？你以為我是給你打氣？真是！”

這時女文書走進來把一封信交給師長。

師長看罷，說：“快請他們進來。”

“噢，”女文書答應着走出門去。

楊發：“誰？”

師長：“一位水利工程師和一位技術員，他們是來幫我們搞勘察的。”

楊發：“勘察？”

師長：“對。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偵察，搞生產和打仗一樣，首先得把情況搞清楚。我還沒有來得及給你說，我們很快就要組織一個農田水利勘察隊，我準備讓

你担任这个队的隊長，在某种意义上說，还算是你們偵察人員的本行。”

楊發：“这和打仗恐怕不一样吧？”

師長：“是不一样，必須从头学起。”

女文書領工程師李輝和女技術員張珍進來。

“这是陈師長，这是偵察科楊科長，”女文書向李輝和張珍介紹着。当李輝和楊發握手時，師長趁勢說：“你們應該特別認識一下，勘察隊的工作我們準備讓他負責。”李輝和張珍不由得端詳起楊發來，特別是張珍，她那双直率的、天生就有點好奇的大眼睛一直凝視着楊發，使楊發在和她握手時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張政委走進來，他好像有什麼重大事件似的把一份文件交給師長，說：“命令！毛主席的命令！”

大家听了肅然起立。

師長唸着命令：“……將光榮的祖國經濟建設任務賦予你們，你們過去曾是久經鍛鍊的有高度組織性紀律性的戰鬥隊，我相信你們將在生產建設的戰綫上，成為技術熟練的建設突擊隊。你們將以英雄的榜樣，為全國人民的，也就是你們自己的，未來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戰綫上奮鬥，並取得輝煌勝利。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的武器。當祖國有事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此令。毛澤東。”

政委：“这样看来，我们真的处在两个不同的战线上啦。”

师长：“不，命令上說得很清楚，当祖国有事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將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

政委：“可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祖国沒有战争，我們也可能又回到生产战线上。”

师长：“对，祖国的需要，对我们軍人来说就是命令，需要我們到哪裏我們就到哪裏。”

政委意味深長地看楊發一眼，問道：“楊發，你說对嗎？”

楊發以一个軍人的姿态坚决地回答：“对！”

銀白的天山已經脫下了白色的裙子，只剩下一片片白色头巾似的山巔積雪。

山麓的大河解凍了，一塊塊的浮冰爭先恐後地拥挤着，奔跑着。

微風吹拂着河边的紅柳，細長的枝条吐出綠色的嫩芽。

楊發率領農田水利勘察隊乘馬穿过春天的原野。

勘察隊由隊長楊發、工程師李輝、技術員張珍、通訊員小朱、响導艾買提（維吾尔老農民）、測繪員趙大勇、飼养員老朱等十餘人組成。他們扛着标桿和三脚架，像一隊騎兵似的奔馳着。标寫“猛進 農田水利勘察

隊”的旗幟迎風飄抖，忙碌耕作的拖拉機羣漸漸落到後面，路旁的樹木、花草、小河、遠方的雪峯和綠洲似的村落，也徐徐地向後退去。

勘察隊進到遼闊的戈壁灘上，遠遠的地平綫的圓弧上，熱氣流的返光像水浪似的顫抖着。“水浪”上懸浮着稀疏縹緲的樹影，駱駝隊的影子也在“水浪”上呈現了，牠們像飄泊的船隻似的慢慢移動着，並投下一峯峯駱駝的倒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沙漠中的海市蜃樓。

勘察隊越走越遠，人和馬匹變成渺小的黑點子，最後，在戈壁灘的深處消逝了。

勘察隊登上戈壁灘的一個小土坡，前面出現了一片荒涼的廢墟。

楊發：“這是什麼地方？”

艾買提：“唐朝街。”

楊發：“唐朝街？是唐朝時候的街道嗎？”

艾買提：“唐朝是怎麼回事，我也摸不清，光听老人們說，在八九百年以前，各國的商人都從這兒經過，原來是一座很大的城市。”

楊發：“唔！同志們！把馬打快一點吧！”

楊發一馬當先率領勘察隊向古城廢墟飛奔而去。

一道溝壑擋住了去路，大家正為難之際，楊發卻抖動韁索騰空跳了過去。

張珍失驚地叫了一聲，小朱不由笑道：“不要緊，

咱們隊長就是这个脾气。”

楊發箭一般地向廢墟跑去，他优越的騎術吸引着每個人的視線。

楊發到了廢墟旁邊，這地方顯然荒廢很久了，只能在一些頹塌的土丘和殘垣破壁中勉強辨認出某些建築和街道的痕跡。

楊發跳下馬，登上一座倒塌的煙墩，一條乾涸的大河在眼前出現了。楊發用望遠鏡望去，大河兩岸還殘留着渠道和田壟的痕跡。

勘察隊員們相繼趕來，楊發興奮地向他們喊道：“快來看哪！一條大河！”

張珍第一個跑上煙墩，楊發把望遠鏡給她，並為她指引着方向。

勘察隊員們也紛紛跑上煙墩瞭望着。

張珍放下望遠鏡，說：“看樣子有過水。”

楊發：“是啊，要是沒有水，哪來的渠道和田壟呢？”

艾買提好像很有把握地說：“對，是有過水。”

大家的視線立刻轉向艾買提，艾買提不慌不忙地背轉身，向南面指了指，說：“你們看！”

大家有些感到神秘地隨着艾買提手指的方向望去，遠方蜿蜒層疊的天山山脊，聳立着幾座高入雲霄的冰峯。

艾買提：“大河的水就是從這幾座冰峯流下來的。”

楊發：“那怎麼又乾了呢？”

艾買提：“提起这个話可就長啦。从前這幾座冰峯上有一个聖人，就是你們漢族常說的神仙。冰峯那麼冷，可是聖人从不穿衣服，頭髮和鬍子就能遮住他的全身。”

有些隊員在偷偷地笑着，小朱笑得有些忍不住了，說：“艾買提伯伯，你怎麼給我們講起故事來啦？”

艾買提：“你們不是問这条大河是怎麼乾的嗎？”

小朱：“是啊。”

艾買提：“要想知道这个，就一定得說到聖人。聖人管着冰峯上所有的水，他只要挤一挤眼睛，叫水向东流，水就不敢向西流。大河沒乾的時候，人們整天为水爭吵、打架，鬧得家敗人亡。这样就把聖人得罪啦，聖人一生气可不要緊，他挤了挤眼，手指头就這麼画了个圈，水就轉了弯啦，这条大河就乾啦，这座城市也就跟着荒廢啦。”

小朱笑道：“这有多少年啦？”

艾買提：“至少也有幾百年啦。”

小朱：“那你怎麼知道的呢？”

艾買提：“听老人們說的唄，我爺爺活了一百歲，他还說是他爺爺的爺爺說的呢。”

大家笑了，艾買提也忍不住笑起來。

“大家先別笑，这確實值得研究哇，”楊發說着用望远镜向冰峯看去，冰峯在望远镜裏更顯得清晰高大。

楊發放下望远镜，向李輝問道：“老李，你看有这

个可能嗎？”

李輝笑道：“這怎麼可能呢，這不過是一個神話。”

楊發：“不，我是說這條大河的河源有可能在冰峯嗎？”

李輝：“這個可能太小啦，如果大河確實發源在冰峯，那怎麼會乾了呢？難道我們能相信是聖人的懲罰嗎？”

楊發沉默了。

李輝有些不耐煩地說：“天不早啦，趕路吧。”

“好吧，”楊發無可奈何地說。

勘察隊又在戈壁灘上奔馳。

遠遠出現一座土丘，這是一座伊斯蘭教徒墳地的建築物，圓體尖頂，形如古代英雄的头盔，維吾爾人叫它供巴斯。

勘察隊到了供巴斯跟前，旁邊是一片寬闊的窪地，窪地核心生長着蘆葦。

艾買提指着窪地說：“就是這個乾海子。”

楊發：“你不是說這兒曾經是你的故鄉嗎，那個荒了的莊子呢？”

艾買提：“在下邊。”

楊發：“泉水在哪兒？”

艾買提：“在蘆葦那兒。大河沒乾的時候，這是一